

痛定罪言

梁啟超

一

嗚呼。中日交涉。今以平和解決告矣。吾儕試平心靜氣。就事論事。則雅不欲空以無責任之言。漫集矢於政府。蓋當牖戶未完之時。遭風雨漂搖之厄。無論何人處此。斷末由當機以禦侮。尊俎折衝。其技量止於此數。專責政府外交無能。非篤論也。而或者曰。曷爲不賭一戰以相抗。似此漫作豪語。誰則不能。實則今之中國。何恃以爲戰具。侈言曰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夫碎則竟碎耳。寧更有嘗試僥倖於其間者。正恐操此論之人。返諸方寸之真。未必果有所引決。不過以己身非直當事衝。故不憚作大言以翹人以意氣。謂衷事理。吾未敢承。乃若集怨毒於強鄰。恣嫚罵以洩憤。曾亦思強權之下。安有公理。使我與彼易地以處。亦安肯逸此千載一時之會。不爲兼弱攻昧之圖。吾儕人類。爲口腹之欲。烹羔芻豢。殺雞供饗。羔豢雞鶩。寧復有權與吾校量恩怨。即其相校。吾又何恤。攘臂扼腕。祇是噪噪閑言語耳。是故以前事論之。凡百無復可言。責備政府。無聊之責備也。怨憤強鄰。無聊之怨憤也。平和解決一語。自交涉伊始。彼我皆早已料其結果之必出於此一途。所爭者平和代價之輕重何如耳。今此次平和之代價爲輕耶爲重耶。其代價爲吾所堪任受耶否耶。此當俟我政府我國民各自憑其天良各自出其常識以判斷之。吾固無庸以臆見漫騰口說。若必強吾一言。則吾謂四月來之交涉。我政府盡瘁事國之誠。良不可

諱。其應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誤。至其所得結果。譬之則百步與五十步。於國家存亡根本之補救。絲毫無與也。

甌已破矣。顧之何益。此一義也。亡羊補牢。猶未爲遲。此又一義也。吾儕今所當有言者。非言過去。言將來耳。吾於政府過去之事。無所復責備。吾所大懼者。政府或且因獲平和解決故而自以爲功。以謂遭此偌大之驟雨橫風。而破舟碎帆。尙能無恙。忘其垢辱。反兆驕盈。則今後吾儕小民。真乃不知死所。夫吾安敢漫然以不肖之心待人。吾政府苟非病狂喪心。諒斷不至安國家之危利國家之蓄而以爲己榮。雖然。吾以冷眼默燭機先。吾蓋見夫多數仰食於國庫之人。開平和解決之聲。蓋各竊竊額手相慶。口頭雖尙作憤慨之言。而私心實已欣幸無極矣。其在人民方面亦有然。以中國今日人民之地位。本無力以左右國是。所謂多數輿論所謂國民心理者。其本質夫既已不甚足爲重輕矣。然所謂輿論所謂心理。其根礎又極薄弱。而不能有確實繼續之表見。其少數血氣方剛之青年。爲國恥觀念所刺激。曷嘗不佻傚悲憤。躍然思有所以自效。然其所想像所言議。終已爲情勢所不許。恆歸於無結果而已。其氣無道以養之。則安能經時而不瘳。自餘操觚之士。談說之儔。大半乃借義憤之容。以投合於社會。其所發激厲大衆之言。先自不誠無物。事過境遷。更復何痕爪之能留者。嗚呼。非吾好爲嫉俗之言。吾竊計平和解決一語。舉國中以私人利害關係故。積誠心以歡迎之者十人而八九。而國家所出平和代價何若。則已不甚足芥蒂於胸中。果真能持續平和。則更閱三數月後。中日交涉事。非特不挂諸全國人之齒頰。且永不繫及全國人之魂夢矣。嗚呼。吾甚希幸吾言之不中。雖然。吾恐遂終無幸也。

嗚呼。平和之夢。如能久耶。吾儕固樂之。平和之代價。如僅止此耶。吾儕猶將忍之。雖然。事勢正恐未必爾爾。日本要求條件中最苛酷之諸條。今雖暫緩議。然並未嘗撤回。僅以另案辦理之名義。暫擺脫此次交涉範圍以外。日本據此名義隨時續要求。已不能不謂爲正當之權利。此姑不具論。實則國際交涉。惟力是視。權利正當與否。豈復成問題。今茲要求。事前豈有正當權利之可依憑。而結果則既若是。人豈以一之謂甚而憚於再三潰者。但使歐戰一日未終。則利那利那。皆日本大展驥足之機會。就令歐戰告終。然或緣此而一破均勢之局。則我之藩籬。更何恃恃。又就令均勢未破。而彫敝之餘。亦誰復有力東顧以捍吾牧圉。故在人則日日有從容進取之餘裕。在我乃無尺寸可據以爲退嬰之資。此猶對一國言也。假使其他諸國者。其餘威尙能爲此一國所敬憚。則吾之隱憂。或且更大。蓋吾所大資於此一國者。他國行且如其量以責償。割臂施鷹。捨身飼虎。應虎朋集。身肉幾何。循是以思。我國今日。正如汎孤舟以適叢灘。灘灘相銜。愈迥愈險。今一灘甫通。旣已帆裂楫折。幸而全舟未成齏粉。而舟中人遽竊竊相賀。謂自茲更生焉。所冀天幸。天易譴乎。嗚呼。彼以平和解決相慶慰者。願一慮其後也。

二

中國人究竟猶有愛國心否耶。中國人究竟猶有統治自國之能力否耶。吾悍然驟發此奇問。吾知國人必將羣起而唾吾面。但據今日之現象。固未由禁我使勿懷疑。吾亦信此二事者。斷非我國人良知良能之所本無。而在今日實已窒塞摧殘。幾無復萌蘖可以爲滋長之地。吾每念此。蓋不寒而慄也。以云乎愛國心耶。愛國二字。十年以來。朝野上下。共相習以爲口頭禪。事無公私。皆曰爲國家起見。人無賢不

肖皆曰以國家爲前提。實則當國家利害與私人利害稍不相容之時。則國更何有者。夫敵國外患之乘。最足以促國家觀念之發達。此有生之恆情也。我國頻年以來。受創寧得復云不鉅。負痛寧得復云不深。使愛國之本能猶未盡淪。則經此百罹。法當蓬勃踴厲而未由自制。然而其日斲喪日萎縮乃反若是。稍見遠者。共知人民與國家休戚漠不相關。則國必終於無幸。日日謀所以振起而聯屬之。乃至政府之文告號令。亦且襲報館之套調。學演說家之口吻。慷慨激昂。以愛國之義責諸有衆。然而人民之聽受者則何如。其無血性無意識者。馬耳東風。過而不留。聽猶勿聽也。其稍有血性稍有意識者。一反唇以相詰。而持說者必將無以自完。吾以此見窘於人者屢矣。吾勸客以愛國。客曰、吾子之言愛國。豈不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宜勿使他國翦滅而統治之耶。余曰、然。客曰、豈不以受統治於他國。則吾民不復有參政權。而一切政治。非復吾國民所能過問。匪直當前疾苦無可控訴。而吾儕之政治能力。且斷喪以終古耶。余曰、然。客曰、今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未嘗受統治於他國人也。而吾民曾有參政權否。吾民曾有練習政治智識發展政治能力之機會否。蓋亡國之民如印度人如波蘭人者。猶有地方議會。人民於其切膚利害之事。猶得自許譴而處理之。吾民則並此而不能也。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余愀然無以應。客曰、豈不以受統治於他國。則吾民不能受平等法律之保障。而生命財產。皆常若儼然不可終日耶。余曰、然。客曰、今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未嘗受統治於他國人也。然會否有法律以爲吾生命財產之保障。所謂法律者是否能爲吾生命財產之保障。蓋彼亡國之民。雖其所受治之法律不獲與上國齊。然未始不有法律也。法雖或苛。然旣布之後。猶與民共守之也。今乃並此而不能致也。吾不

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吾愀然無以應。客又曰、豈不以受統治於他國。則其於財政也。不復計吾民所堪負擔者何如。惟取盈而已。其於一切產業。且將在予彼族以特權。而吾民衣食之途。乃爲所賤削壓迫。不能自進取。循此稍久。則全國且憔悴以盡耶。今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未嘗受統治於他國人也。而吾民之受培克於官吏者果何若。國家正供之賦稅。誠甚微薄。然民之耕鑿於吾土者。反恆覺不如受租界重斂之爲適也。私人生產之業。祇有摧殘。更無保護。反不如僑寓於外者猶得安其居而樂其業也。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余又愀然無以應。客又曰、豈不以受統治於他國。則人將務所以愚吾民。不復使受高等教育。而吾儕子孫。將永劫蠢蠢如鹿豕。無道以自振拔耶。今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未嘗受統治於他國人也。試問所謂高等教育者安在。豈惟高等。蓋並普通教育而漸滅以盡也。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余又愀然無以應。若此者。使客異其詞。則類此之發難累數十事。而吾將皆一一愀然無以應也。夫客之言雖曰偏宕不詭於正乎。然事實既已若茲。則多數之心理。自不期而與之相發。嗚呼。吾見夫舉國人瞋目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不敢質言耳。大抵愛國之義。本爲人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國民而至於不愛其國。則必執國命者居其國於不可愛之地而已。譬諸人孰不愛其身。而當顛連困橫疾痛慘怛之既極。則有所速死者。彼寧不知死之爲苦。然既已不覺有生之可樂。以爲充死苦之量。亦不過等於有生。則生死奚擇也。人孰不愛其家。然庭闈閨房之間有隱痛者。往往遜舍一瞋不反顧。豈徒曰無家與有家奚擇。彼實以有家之苦。不如無家之反爲樂也。人之託身於此國也。千百年祖宗血氣之所似續。丘墓室廬之所棲宅。饘粥歌哭之所憑借。妻孥雲來之所怙恃。此而不

愛。孰云人情。況吾國人者。亢宗之念。懷土之情。以校他族。強有加焉。語於愛國宜無待教誨激厲。然而吾民乃以不愛國聞於天下。豈果吾民之不肖至於此極哉。彼蓋求國之所以可愛者而不可得。故雖欲強用其愛焉。而亦不可得也。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又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以天合。而天之有時不能強合者。猶且如是。況政府人民相與之際者耶。在昔專制之主。何嘗不自有所謂愛國之義。以責諸吾民。動則曰食毛踐土。具有天良。謂是可以悚民聽也。庸知反以墮民信而賈民怨。今政府勸人民以愛國。其有以異於彼者能幾。民將曰。國如當愛也。則愛之者其請自當道有司始。今當道有司是否以國家之休戚爲休戚。而顧乃責難於吾民。寢假吾民真輸其愛國之誠。安知不反爲當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嗚呼。其非民之詛言也。自甲午庚子之難以迄今日。吾國民愛國心之發動而表現於事實者。蓋不計幾度。其究也。則爲榮點之黨人所利用者什而四三。爲鄙劣之官吏所利用者什而六七。所謂愛國捐。所謂國民捐。所謂愛國公債及其他某種某種公債。所謂某礦廢約某路贖股。試問其結果有一能使人躊躇滿志者否耶。人之真性情。能有幾許。夫安得不摧挫汨沒以盡。譬諸處女。本秉抱至純潔之情愛。若數度爲狂且所姦誤。其真性安得以不糟亡。我國人相習以愛國爲口頭禪。而恬然相視不爲怪者。其原因豈不由是耶。吾願我政府勿復以痛哭流涕之語貌責善於人民。痛哭流涕者。處士之業。新進之容耳。若乃手執國之大命。當機以行。局中之艱難。固不必執途人以求其共諒。而苟積誠以相孚格。則下之所以應之者亦必適如其分。而不然者。雖陳義侃侃。信誓旦旦。民之聽者。日笑存之耳。不見夫前清耶。每當一次大難之後。曷嘗不有數篇忱悵

維厲之文告。冀以塗飾天下耳目（記前清上諭有云當此創鉅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時此類文告蓋數見不鮮）。然而其效竟何若者。昔人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且有然。而況於民視民聽之至切近者耶。政府而猶欲與全國人共此國也。政府而灼知非與全國人共此國。而國將無與立也。毋亦洗心革面。改絃更張。開誠布公。信賞必罰。使人民稍蘇復其樂生之心。庶無復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戚。使人民不致以有國爲病。庶無復簞食壺漿以避水火之思。逮乎國與民之休戚既相一致。則民之愛國。其天性也。抑何待勸。而不然者。勸焉奚濟。嗚呼政府。其亦知國民之大多數。大都汲汲顧影。蹙然若不審命在何時。他省吾不敢知。吾新自故鄉廣東來。聞諸父老昆弟所言。殆不復知人間何世。官吏也。軍士也。盜賊也。茶毒之。煎迫之。民之黠者悍者。則或鑽營以求爲官吏軍士。或相率投於盜賊。而還以荼毒煎迫他人。其馴善樸愿者。無力遠舉斯已耳。稍能自拔。則咸竊竊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香港澳門青島乃至各通商口岸。所以共趨之如水就壑者。夫豈真樂不思蜀。救死而已。夫人至救死猶恐不贍。而欲責以愛國。爲道其安能致。然而我民之踴懷祖國。每遇國恥。義憤輿舉。猶且如是。乃至老婦幼女。販夫乞丐。一聞國難。義形於色。輸財效命。惟恐後時。以若彼之政象。猶能得若此之人心。蓋普世界之最愛國者莫中國人若矣。嗚呼。此真國家之元氣而一綫之國命所藉以援繫也。其繼長增高耶。在今日。其摧萌拉蘖耶。在今日。二者孰擇。則惟視政府之所嚮。夫謂政府而欲摧拉人民愛國心之萌蘖。天下斷無此人情。雖然。苟政象循此不變。則人民怙恃國家之心。安得不日就漸滅。若更等而甚之。政府或以人民之樸愚而易與也。利用其愛國心。而術取其財與力。以圖一時之小補。而不復顧其後。則其所斲喪者。將永劫而

不能復。嗚呼政府。其毋使吾不幸而言中也。

嗚呼。交涉之事。則既往矣。無論政府若何勞動。而結果安得謂之不屈辱。曷爲得此屈辱。必曰我不能戰也。問何以不能戰。必曰兵少也或未練也。械不足也。財政窘也。語練兵。數十年矣。今舉國之兵且數百萬矣。國家歲出用於軍事費者什而七八矣。曷爲而等於無一兵。曷爲而實際無一械。且以中國土宇之廣物力之厚。而財政曷爲日以窘困。此極顯淺之事理。人民不問責於政府而誰問者。夫政府之所以逃責者則亦有詞矣。必曰。大難初平。日不暇給。元氣未復。近效難期也。吾知人民稍平心論事者。未始不能以此爲政府諒。顧吾民所最耿耿者最端端者。不在前此陳迹之得失而在後此希望之有無。今固不能戰也。而他日是否有能戰之時。械不足是否有道能使之足。財不繼是否有道能使之繼。兵也械也財也。是否能離他政而自立。他政不舉。此數者是否能有收效之期。而凡百要政。今日是否能謂之已舉。能謂之漸舉。凡所興革。是否能與國家之利益一致。能與人民之利益一致。循此以往。政象能否有以瘳於疇昔。凡此百端。安得不一一問其責於政府。吾民既不幸而有今日。今日所刈之果。前此所種之因也。因之不善。吾民能爲今日之政府諒。吾民能否猶有將來。今日所種之因。將來終必有刈果之時。果如不善。吾民不能爲今日之政府諒也。嗚呼政府。其善思所以自處矣。

三

然即宜責備者惟在政府耶。曰。惡是何言。無論以何人居政府。其人要之皆中國人民也。惡劣之政府。惟惡劣之人民乃能產之。善良之政府。亦惟善良之人民乃能產之。吾國人民。究爲善良耶。爲非善

良耶。吾敢逕答曰。大多數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也。少數地位優越之人民。什九皆其不善良者也。故中國將來一綫之希望。孰維繫之。則至劬瘁至質直之老百姓即其人也。而此一綫之希望孰斷送之。則如我輩之號稱士大夫者即其人也（指全國上中等社會之人）夫一國之命運。其樞紐全繫於士大夫。徵諸吾國歷史有然。徵諸並世各國之現象亦莫不有然。蓋所謂士大夫者。國家一切機關奉公職之人。於此取材焉。乃至社會凡百要津。皆所分據焉。故不惟其舉措能直演波瀾。即其性習亦立成風氣。豈必徵諸遠。即如現今最刺激吾僑心目之日本。彼當數十年前。又豈嘗有善良之政府。而其少數之士大夫。能精白其心術。而鍊磨其藝能。寢假而國家之公職。不得不出於此焉。寢假而社會之要津。莫或與競焉。寢假而全國全社會之空氣皆爲所濫布。相引彌長。火傳不絕。迄於今日。乃能舉其區區三島。凌轢我而莫敢誰何。我則何如。前此之士大夫既種甚惡之因以貽諸今日。今日之士大夫又將種更惡之因以貽諸方來。官僚蠹國。衆所疾首也。誰爲官僚。士大夫也。黨人病國。衆所切齒也。誰爲黨人。士大夫也。國家曷爲設官。位置士大夫而已。國家曷爲費財。養士大夫而已。士大夫學無專長。事無專業。無一知而無一不知。無一能而無一不能。謂此一羣士大夫不可用。更易一羣。其不可用如故也。勸老百姓以愛國者士大夫也。而視國家之危難漠然無所動於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愛國以自爲進身之徑謀食之資者。亦即此士大夫也。社會凡百事業。非士大夫則未由釀斷。社會凡百事業。經士大夫而無不摧殘。士大夫之勢力能使人憚。故莫由糾其非以爲驅除。士大夫之地位能使人羨。故相率習其術以圖援附。嗚呼。今日國事敗壞之太原。豈不由是耶。以如此之人爲社會之中堅。言整軍則誰與整。言理財則

誰與理。言勸工則誰與勸。言興學則誰與興。言議會則誰爲政黨。言自治則誰爲掄紳。故凡東西各國一切良法美意。一入吾國而無不爲萬弊之叢。循此以往。豈特今日之恥永無雪期。恐踵而至者而再而三以底於亡已耳。於是乎中國人是否尙有統治自國之能力。果成一疑問矣。嗚呼。我輩號稱士大夫者乎。勿諉過政府。政府不過我輩之產物而已。勿藉口於一般國民。一般國民。皆最善良之國民。以校他邦。略無愧色。我輩陷之於苦陷之於罪而已。今欲國恥之一洒。其在我輩之自新。我輩革面。然後國事始有所寄。然後可以語於事之得失與其緩急先後之序。然後可以寧於內而謀禦於外。而不然者。豈必外患。我終亦魚爛而亡已耳。夫我輩則多矣。欲盡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問他人。問我而已。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

（錄自飲冰室合集）